

# 歷史的印記 磺溪書院

text / 白棟樑  
excerpts / 編輯部

**清治**時期的教育制度大都沿襲明代，設有儒（官）學，然而有緣進入官學者，只有鳳毛麟角的幸運兒，為了鼓勵民間興學，另訂有社學（部份專供原住民兒童就讀）、書院、私塾及義學的規制。乾隆5年（1740年）清政府為書院訂立學規為「書院之設，原以興貢育才」，當時有言：「書院之設，多在文昌祠」。

文昌祠主要是奉祀主掌功名的文昌帝君；文昌帝君，民間又稱「五文昌」，祂是歷代神祇合組而成的：

1. 魁斗星君——又稱文魁夫子、綠衣星君、綠衣帝君。屬文昌星，掌考生中試或落榜。
2. 梓潼帝君——俗名張亞子，道家稱之「梓潼」，掌「文昌府」事及祿籍。
3. 孚佑帝君——即呂洞賓祖師。
4. 朱衣神——又稱朱衣大夫、朱衣星君、朱衣使者。其典自宋朝歐陽修任主考官批閱文章時，總覺身旁有朱衣人側閱同觀，故有詩云「文章自古無憑據，性愿朱衣一點頭」。不過也有人把朱衣大夫視為南宋朱熹。
5. 關聖帝君——道教尊關公之前身為紫微宮朱衣神，協管文昌武曲，戰歿成仁後膺南天「文衡帝君」職。

大臺中市的文昌廟（祠）共有五處，分別在大甲區、東勢區、南屯區、北屯區四張犁、大肚區。這幾個地方都具有特殊歷史背景，才有展現文風、重視儒學的條件。惟前四處文昌廟都以祭祀為主，頂多只有幼童啟蒙之用的書塾，及士子會文結社的場所（亦屬社學），如犁頭店的「騰起社」與四張犁的「文蔚社」，

真正有如前文所述「書院之設，多在文昌祠」的，卻只落在大肚區。

大肚區，位在大肚溪的出海口，這種靠海的地方一向有「風頭水尾」之稱，冬天漫天飛沙走石，十分艱苦，除非世居，少有人移住；加上其東是海拔三百公尺的大肚山系，無形中阻礙了出入，更加不利工商發展。因此，在尚未改制前，大肚區在臺中縣的人口數已是敬陪末座。即使併入大臺中市後，都會的光環依然未惠及此地；這裡沒有什麼光鮮的建設和五彩霓虹，除了偶爾的火車轟隆聲外，整個市區彷彿沉睡在六〇年代。

但在這被人冷落遺忘的角落，卻擁有全臺難得一見的文昌廟。其恢宏的群落，雕工的細膩，絕不是



■ 磺溪書院外觀。



■ 白棟樑老師導覽磺溪書院。

其他文昌祠所能望其項背，廟內大量的泉州白石，是鹿港龍山寺才有的格局。很多人百思不解，究竟是何種因緣讓寒陌的大肚區成為人文薈萃，書香傳遞的地方。追根究底起來，大肚區曾是海運繁忙的港口，而「磺溪書院」的背後更是中部開發史的縮影。

其實「大肚」一詞源自於拍瀑拉平埔族的一個社名——拍瀑拉族，共有下述幾個社——牛罵社（清水）、沙轆社（沙鹿）、水裡社（龍井）與大肚社。根據史料記載，大肚社是中部平埔族中數一數二的大社。明永曆24年（1670年），鄭成功的部將劉國軒藉撫番之名，襲攻拍瀑拉平埔族人，大肚社的死傷最為慘重，以致從而一蹶不振。

之後，「大肚」再度見諸史料是在清康熙36年（1697年），根據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的描述，當他迺邇來至半線社（彰化舊名），過啞東社（今彰化市南、大肚溪北）時，「一路大小積石，車行其上，終日蹭蹬；加以林木荒穢，宿草沒肩，與半線以下（南）如各天。」終於來到大肚社。再隔日，他才「渡大（肚）

溪」，過沙轆社，至牛罵社。

為什麼我們要特別提到這段珍貴史料？原來大肚區在康熙年間竟然是在今彰化縣境，也就是大肚溪南，如今它卻物換星移成為大臺中市的轄境，由此可見這315年來環境的變遷。然而更值得玩味的是《裨海紀遊》裡，從渡過大肚溪，直至大甲溪，郁永河形容觸目所及「林木如蝟毛，聯枝累葉，陰翳晝暝，仰視太虛，如井底窺天，時見一規而已，雖前山近在眼前，而密樹障之，都不得見……，惟有野猿跳躑上下，向人作聲……」除了荒天棘地的景象，郁永河還特別提到此地「野番常伏林中射鹿，見人則矢立至。」換言之，在《裨海紀遊》之前，漢人開發的腳步僅止於大肚溪南的半線社。

然而到了康熙60年（1721年），因爆發「朱一貴反清案」，使得許多人為避戰紛紛逃至大肚山系，從而開啓臺中及南投的開發。其後清政府允許有產有業的良民可攜眷來臺，不過二、三十年，大肚山系的二側已是炙手可熱的新興之地，尤其大肚溪口附近，

因肥沃的沖積地加上引水方便，更是阡陌縱橫。根據道光年間出版的《彰化縣志》記載，雍正13年（1735年）大肚區已有「大肚圳」，其後又有「王田圳」及「中渡頭圳」，灌溉面積涵及龍井區。產米量遽增後，除了自給自足外，臺米多銷往大陸，其中溪闊水深的大肚溪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當時大肚海岸平原的農產品非藉大肚溪的出海口轉運不可，因此乾隆時期「大肚街」已形成，是南北二貨、米糧、蔗糖集散之地。

但是彼時陸上運輸全靠人力與牛車，光從「大肚街」到大肚尾港口就是一段艱苦的路程。據地方耆老的口述歷史，為了方便運輸，當時地方人士曾引大肚溪水，導入「大肚街」再流向「大肚尾」，可以說是中臺灣有史以來唯一的人工運河，其流經之處有渡船頭、小碼頭，四通八達，連烏日區也成為它的腹地。

大肚街上的「永順宮」與建於乾隆年間的「永和宮」一樣，主祀海神媽祖，街道二旁榨油坊、雜貨商、米棧、牛車埕、旅店櫛比鱗次。嘉慶4年（1799年），有鄉賢為提倡文風、以詩會友，在此設立「西雝（音同雍）社（社學）」。

清光緒14年（1888年）執海運牛耳的富商兼貢生趙順芳，結合「西雝社」人如烏日鄉舉人楊占鰲等四百五十餘人共同倡建文昌祠。其地點選在「永和宮」與「永順宮」之間的下寮子，共費時二年才得完成，其內設有「磺溪書院」，招收大肚、龍井、烏日三區學子前來向學。

磺溪書院是介於孔廟與民宅之間的嶺南式建築，共有七開間及二進二護龍，中大門由石獅守護。其內有文昌帝君殿、拜亭、龍陞、門廳、講堂、齋舍，全系列由雕花磚、泉州白、青斗石、福州杉、紅磚建構而成。其餘如規矩門（上圓下方）、花瓶門（寓平安），龍邊壁堵的「蔥、藕、菱角、荔枝」磚花雕（喻聰明伶俐）、簷上廊下的鯉魚、鰲（喻鯉躍龍門、獨佔鰲頭）等，均是先賢對讀書人的期許與祝福。

至於書院當初何以取名「磺溪」？曾有人著書，謂大肚溪對岸八卦山的溪中產有硫磺，故以此為名。



## 白棟樑

南投出身，望山文化工作室負責人。作品以報導文學為主，文字平實、貼近人心。對於臺灣山林與鄉土環境有很深的感情，以「望山」為名，期許自己與臺灣人追本溯源，挖掘田野現況與歷史。

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、臺灣省文學獎報導文學組、臺中縣文學獎報導文學組等獎項。更曾獲行政院新聞局重要學術著作出版獎助、國科會甲種研究獎等重要獎項。



■ 寓意「獨占鰲頭」的木雕。



■ 有祈求平安意義的花瓶門。



■ 六角窗裡有竹節裝飾，希望學子有著青竹般的風骨。

此說是否真確，其實從書院石柱上的對聯就可見真章，其內容為：「礪石舒丹半壁嵯峨開筆陣、溪流映碧千層浩瀚起文瀾」，其中前句的「礪」亦可作「礪」字，指的是鵝卵石滿布、嵯峨如屏障的大肚山；後句則是形容壯闊的大肚溪。綜合起來就是鼓勵讀書人下筆要有氣勢，文思要如大江奔騰汪洋。

在全臺的書院裡，礪溪書院以華麗講究聞名，然而如此不凡的成就，除了拜貿易之賜外，也與泉州石有莫大的關係。以前帆船航行海上載貨量不足時，船底都要載運福建的青斗石或泉州白石才不致翻船，因此壓艙石是貿易中必要的附屬品。每隔一段時日，俯拾皆是的石材就會用在如興建廟宇、書院、碼頭等大型建設上。

之後隨著光緒21年（1895年）臺灣被割讓給日本，局勢改變，大肚溪的生態也因上游內陸過度開發而被徹底摧毀，這從大肚區原本在彰化，最後不知何時竟位移至北岸，就可推測大肚溪必然經歷無數次的淤積與河川改道。日治時期，洪荒、潰堤已是下游濱海人家的夢魘，設有海關、派出所的「塗囑窟港」

也終被濁沙滾石吞噬成為廢港，連遺跡都蕩然無存，最後港務不得不遷移到龍井的「麗水港（今火力發電廠）」，從此註定大肚區走上衰落。無奈不久之後，「麗水港」也步上「塗囑窟港」的後塵，逃不過毀滅的宿命。

二次大戰末，美軍時來空襲轟炸，礪溪書院護龍受損嚴重。終戰後，「礪溪書院」再被國軍的散兵游勇佔用、加上年久失修、文物被盜盡，甚至遭人變賣廟產，以致殘破不堪，有如破落戶。幸經地方鄉紳積極奔走爭取，後經中央、省、縣撥款修復，才煥然一新，1989年經內政部列為三級古蹟。

耆老說，1959年八七水災時，大肚溪的堤防整片整塊的崩塌，有如雷鳴好不嚇人。其實大自然的力量本來就該讓我們敬畏，大肚平原的發展是從一點一滴累積而成，但是大地要把它收回也是頃刻之間。礪溪書院是歷史的見證，它雍容華貴的外觀，見證了臺灣人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，但是隱而不見的背後，則又是另一段華路藍縷的艱辛，這才更值得我們去省思。END